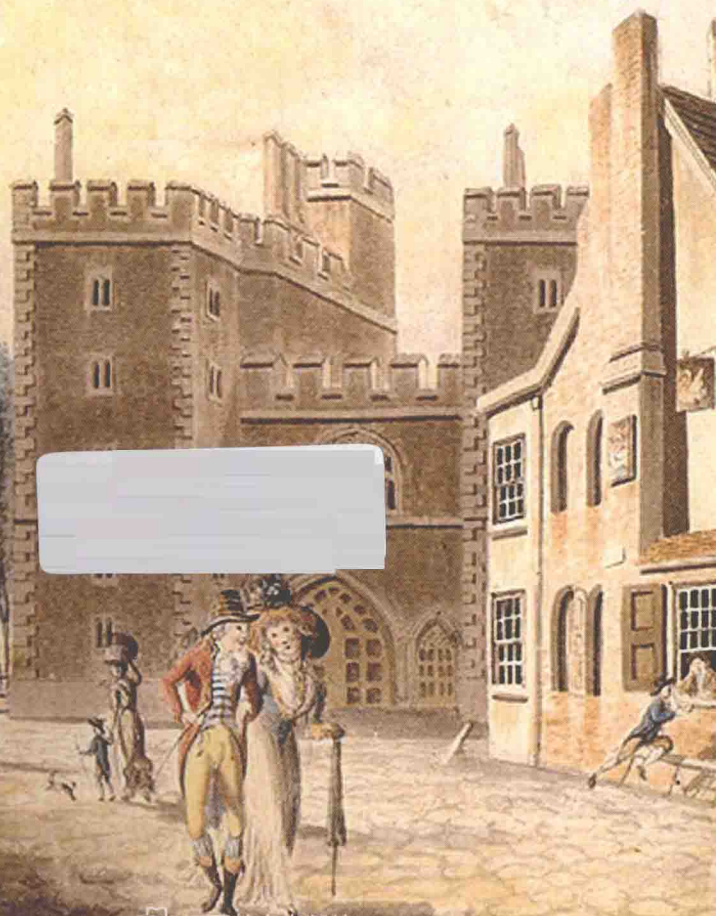


史上最著名的风流浪子遭遇命中克星……

Casanova

恋爱中的卡萨诺瓦

〔英〕安德鲁·米勒著 李天奇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Casanova

恋爱中的卡萨诺瓦

[英] 安德鲁·米勒 著 李天奇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4-2013-140 号

CASANOVA

Copyright © Andrew Miller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Widea Culture
and Arts Company,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中的卡萨诺瓦 / (英) 米勒著 ; 李天奇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392-6943-6

I. ①恋… II. ①米…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0397号

出品人：傅伟中

总策划：熊 侃 闫青华

责任编辑：谭 玮

封面设计：likart

恋爱中的卡萨诺瓦

【英】安德鲁·米勒 著 李天奇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2-6943-6

定价：24.00元

第一部分



门开了，走廊的光线倾泻而入。昏暗的光线中，可以看见仆人模糊的身形解下绳结拉开百叶窗，站在窗边搓着双手，远眺杜克斯街区白雪覆盖的屋顶。在仆人身后，有一位老人坐在椅子里，脚边卧着条狗。此刻，他停下抽噎和喃喃自语，闻了闻阳光的味道。

“有客人来拜访您了，先生。”仆人说，转过身来端详着老人，那表情就像在欣赏一件华伦斯坦伯爵的挂毯，那些珍贵的藏品就挂在楼下四处漏风的大厅里。眼前的老人和毯子上绣着的肖像一样，磨损严重、疏松不堪，干瘦得简直可以透过他的胸膛看见椅背。

“客人？”

“一位‘小姐’，先生。可是一位美人儿哟。”

话说得比以往更加大胆了。反正伯爵出门在外，而大管家费尔德科克纳早就叫过老人变态、老不死的，还有其他更难听的名

字。仆人眨了下眼，做了个亲吻空气的动作，轻巧地走出门去。老人竭力想摆脱身上的毛毯，抗拒着重力作用，一直追到了门口，如愤怒的蜗牛般挥舞着触角似的拳头。

“卑贱之人！雅各宾党！我会告诉你主人的，你个趋炎附势的贱货！……生个火又怎么样，啊？你想冻死我吗？但愿你的鼻子里长冻疮！”

然而，这股怒火毫无作用。他喊的是意大利语，更准确地说成威尼斯方言，这些野蛮人根本听不懂。他第一千次地下定决心，要学上一筐德语或捷克语里最恶毒的骂人话，要犀利得能像《托莱多刀锋报》般瞬间刺穿对方的肝脏。可能那样他才会得到些许尊敬。当然，现在下这种决心已经太晚了，不可能会出现奇迹。

他摇摇头，蹒跚地走到窗前。有十几座烟囱都冒着热气，夜里刚停的雪又开始下了。雪花盖住了鸟爪在窗沿上留下的精细文字，旋转着落到集市广场里，停在待售的死鹅身上，看起来像是灰色的。旁边还有什么东西的血留下了一片鲜红。

看来今天是赶集的日子，或许还是什么节日。广场上已经出现了表演木偶戏的人，他们拿着用骨头和线做成的木偶，赶着忠诚的老骡从奥落摩兹一路走到胡贝尔图斯堡。他曾有段时间总喜欢拄着拐杖下楼去看他们表演，觉得那里面有种特别的趣味。那种阶层的人对他总是很友善。为了向他致敬，他们用牵线木偶演了一出即兴喜剧，里面的角色都戴着此剧目所特有的面具，有医

生角色多罗特、仆人角色布里盖拉，还有小丑角色阿莱奇尼奥。当然也少不了年轻人角色斯帕文托上校，他在剧中慷慨激昂得眉毛都立了起来，夸张得连衬衫也穿不上。他看得开怀大笑，但同时也哭了起来，流着愚蠢老人的眼泪，泪水如琥珀般黏稠，想止都止不住。

这里就是他即将迎来终点的地方！在这座波希米亚式的坟场里，从四处吹来的风都交缠在一起。不过每到春夏两季的某一天，总会突然出现一股来自西南方的微风。风往往会吹上半天时间，让他再次品尝到那个遥远的世界。在那里，阳台上繁花盛开，柱廊都笼罩在紫色的阴影里，每个下午都和人生一样漫长，他把美人搂在怀里，嗅着她的秀发，感觉她温暖的呼吸轻轻拂过自己的胸脯……

不。现在再想女人没有任何好处。他偶尔还会梦到她们，醒来时床单会凸起一块，表示又有一小部分血液涌入了他的私处。夜晚还是平静些比较好。对他来说，睡眠不过是灵魂的暂时出壳，就像是死亡的预演。他已经不再试图躲避死亡了。梦境曾经是他的安慰剂，现在却只是一声嘲笑。

他在桌上的垃圾中间发现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水煮蛋，检视片刻后，他掰下一块已经冷透的白色固体，一半塞进自己嘴里，剩下的都给了脚下的母猎狐犬菲尼特。他爱抚着它的耳朵，缓慢僵硬地俯下身，吻了一下它头顶修剪过的绒毛。

“那只壁虎不是说有客人吗？”

母狗凝视着他，目光并不无知，里面带着一种智慧的忧伤，似乎在遗憾自己无法说话，只能以吸鼻、摇尾和充满爱意的低吠来回答他。老人耸了耸肩。他已经不再期待谁来看他了，但还是会有人上门造访。他不记得那些客人的名字，也想不起他们是谁。之所以还欢迎他们上门，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客人会带来礼物，比如红酒和马斯卡普尼干酪，甚至还有小龙虾。他喜爱龙虾，拿去让厨师做成了汤。客人们会礼貌地坐着听他讲故事，一边听一边点着头，鼓励他说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但那些秘密所牵扯到的人都已经不在这世上了。到底还有谁活着，有谁还能为他说的话而脸红呢，他一个也想不出来。

他一时兴起，想穿件质量上乘的大衣。总该还剩下一两件没有被蛾子和湿气毁掉。屋里四处堆着纸张，整个房间就像疯狂文具店老板的办公室。是时候收拾一下了，仆人们都不肯干这种活。他用袖子擦擦鼻子，为自己还能产生这些念头而心怀感激。这不过是一闪念的事，却证明他还是这世上的一份子，还是个文明人，不管这种证明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立即拾起离自己最近的纸张，拢在一起整理好，眯眼读着最上面一张的标题：

《给欧洲所有大学及学术机构的经过几何论证的六面体复本》

下面本该展开专著正文的地方却罗列着一串私人物品，那是他自从来到这个充满流言蜚语的地方担任图书管理员后丢失的全

部财产。往下是长达十几页的论述，行间夹杂着复杂的骗局和深奥的数学运算，解释怎样才能确保博彩赢钱，不管是在罗马、日内瓦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倒不是说他真的赢过多少。

他把纸堆拢在怀里，就像抱着要洗的脏衣服。但他并没有把它们塞进抽屉或者踢到床下去，反正那里也没剩下什么空间了。他将纸堆抱到火炉边，扔到冷却的灰烬中，然后拿出火绒盒，在棉绒上擦出一丝火花，将火柴凑到余烬上点着了。

呼——！

那些纸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燃烧起来啊！蓝色和橙色的火舌吞没了墨水和纸张，吞没了精美圆润的笔迹和字句间的感情（“致我唯一真正的朋友……”），吞没了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字句，黑色和红色的封蜡。他有些恐惧地注视了火焰片刻，走开去收集更多的燃料：情书；拉丁文撰写的合同；为索要钱财、赢得注目、申请职位而发的种种恳求信。还有各种各样的账单，其中来自裁缝和酒商的数目多得惊人。现在它们都成了燃料，变成火焰将烟囱照得通亮，再统统化为青烟，升入波希米亚那铁灰色的天空中。他在橱柜里翻找着，打开印着华伦斯坦盾徽的箱子，在已经几个月、几年没有穿过的西装里搜寻着。菲尼特紫色的眼睛里映出明亮的火光。它跟着他走来走去，显然为这项从未体验过的活动感到新鲜好奇。房间的温度很快就升到了算得上暖和的程度，但他仍然不断地搜寻着新的燃料。一叠名为《所谓激情》的

手稿；一份皱皱巴巴发黄的哥德堡公报；一本加泰罗尼亚的旧护照，“十五天内有效”，1768年。还记得妮娜·贝尔冈扎吗，她的母亲同时也是她的姐姐？

为什么他没早几年就这么做？他觉得自己就像乘坐热气艇的旅行家，正为了再次升空把一袋袋的沙子往下扔。他也真的打算过那么做，计划飞越阿尔卑斯山，经过德里亚斯特飞到威尼斯，在威尼斯湾上方的海雾中浮沉，往底下的居民头上抛撒玫瑰花瓣，或者狗粪也行——这些想象让他沉醉了整整一个月。但那时的风全都在往北吹，而且城中偷盗之风盛行，这项计划就那么破灭了，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梦想一样。

他又往火里扔了十几页的诗歌，还有他的巨作《共和国历史》的第一章，也是唯一的一章。亨丽埃特^①的信；玛依·比乐蒂^②的信；未寄出的、为《唐璜》的作曲家^③写的歌词。用密码写成的文件；回忆录；梦一般的日记。洗衣店的小票；酿辣椒和猪蹄肉冻的收据。简直没完没了！他的整个人生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纸张，而现在他正亲手将这些纸张化为虚无，只剩下细软的黑色灰烬。能烧的东西终于不多了，似乎只剩下一张旧报纸和一张软塌塌的精美钞票——那种货币和上面印着的帝王一样，都已经是过

① 卡萨诺瓦爱上的第一个女人。

② 卡萨诺瓦的爱人之一，给他写过四十二封情信。

③ 指莫扎特。

去的事了。后来他又在自己的马靴里发现了什么。那双靴子来自风骚的沙特尔公爵夫人，是感谢他治好她脸上粉刺的礼物。紧塞在靴尖里的又是一叠来信，总共有七八封，用一根退色的袜带系着。他正要把它们也投入火中焚烧，忽然在一阵不安的战栗中住了手，将那叠信凑到鼻前。鼻子仍是他可以信赖的感官，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尚未背叛他的地方。他闻着，鼻孔微微放大，透过卷皱信纸的陈腐气味嗅到了一丝夏季茉莉的香气。那味道如此淡薄，如此脆弱，刚闻了第二下——闻？不，是刚激情澎湃地深深吸了第二口，那气味就已经消失不见，像烟雾中隐约瞥见的人脸般瞬间杳无踪迹。

他从袜带底下扯出第一封信，打开信封，将信纸转了个方向，目光沿着少女优雅的笔迹一路往下，停在页底的签名上。简单的一个字母“M”，和顶针一般大小。

先生，我刚听到了让人高兴的消息。你的鸚鵡飞到了绍斯瓦克一户酿酒人家的屋顶上，被男主人当作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妻子。我听说这位夫人心宽体胖……

他攥紧了羊皮纸，手握成拳头将信揉成一团。记忆在眼前轰然炸开，就像长着千片花瓣的花朵瞬间绽放。玛丽·夏比隆，她的母亲和姨母们，还有她的祖母，（可怜的女人！愿上帝原谅

他！）她们如闪光的花粉般争先恐后地飞入他的脑海，既完整无缺又栩栩如生，就像他一个小时前还见过她们，而不是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随之想起的还有伟大的跟班杰尔巴，以及加德尔。伦敦那座伤痕累累的蜂巢之城，曾那么贪得无厌地将他一口吞下，从头嚼到脚后又把骨头吐了出去。啊！一段段令人震撼的回忆，每一幕都是那样的危险，扯动着心灵上那块早已破败不堪的遮羞布……

菲尼特哀鸣起来。在人类无法接收的波段上，它听到了死者的脚步声，闻到了他们布满蛛网和墓中尘土的踪迹。在那个瞬间，它的主人如同巴勒莫嘉布遣会教堂里的干尸，没有任何动静，只剩下一片可怕的静谧。然后他重新动起来，打了个寒噤，走到壁炉边上。直到前来探访的客人不请自来、无声无息地走进房间，他都一直犹豫不决地站在冰雪反射的光芒下，信笺仍然攥在手里。

“卡萨诺瓦先生？”

她的声音里有种东西，如轻柔的手指般拂过他的颈后。他慢慢地转过身去。

1

想象一下他现在的样子：三十八岁的年纪，大下巴，大鼻子，大眼睛，一张有着“非洲肤色”的脸，胸膛和肩膀都像士兵一样健壮。到了多佛港后，他跟在贝德福德公爵身后下了船。两人一路同行，非常绅士地商讨一番后平摊了旅途的费用，各自向船长付了三枚几尼^①。仆人们拖来了他们的行李，堆放在码头上。

“英各朗！英各朗！”

“没错，是英格兰，先生。”公爵回答道。身为常驻枫丹白露的英国使节，他的法语无懈可击，“祝您在此过得丰富多彩。”

他们在原地站了片刻，好让自己适应坚实的陆地，找回在地上行走的感觉。迎面吹来的风里带着海水的咸味，还夹杂着缝隙中的沥青和鲜鱼内脏的味道。一个半裸的男孩边抓着杂种狗的后颈边盯着他们，盯着他们笔挺的大衣、厚实的手套，还有在阳光

^① 英国旧时金币，一枚相当于一镑一先令。

下闪闪发光的剑鞘，好像他们是乡村木偶剧里的英雄，踩着吱吱作响的绳索从云彩里走下人间。卡萨诺瓦回瞪过去，富人的傲慢对上了穷人的无礼。这样的孩子到处都是，像是四处流动的人类垃圾。但每当他看见这样的人，总是感觉看见了自己——舞者扎内塔的笨儿子，在街道上奔跑着，睁大眼睛呆望着披红色斗篷的议员、富有的外国人，还有穿着木底鞋摇摆过街的女士们。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把它放到大拇指的指甲上，朝男孩弹了过去。硬币在鹅卵石上翻滚着，滚到了昨天积下的一摊雨水里。男孩仍然瞪视着两个人，用手指在地上摸索着。卡萨诺瓦转过身去。他早已下定决心，尽可能不让自己产生任何不快的念头。

在海关，他自称塞恩加尔。塞恩加尔骑士，法国公民。这当然是谎言，至少有一部分是，但他很喜欢给自己起各种异想天开的名字。这样做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欧洲很小，至少真正重要的那部分很小。在这整个大陆上，要说有权有势的人物，他在以前的旅行中至少见过了一半。“卡萨诺瓦”这个名字已经写进了太多份文件、太多份秘密报告中，也记在了太多人的脑子里，而这些人又是他永远不想再见到的。至于法国公民，这么说吧，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他是路易十五的某位部长手下的员工。在一起共进晚餐时，对着洋葱心浓汤、涂满黄油的龙虾和野鸽，那位部长曾表示想让卡萨诺瓦学习英语，特别是学习能让外国势力利用的部分，比如海运、丑闻、叛逃的保守党人。另外他还被威尼斯

永久驱逐出境，原因包括：毒害共和国青年；在由“红色圣裁官”掌管基亚里派的那一年里，认为剧作家佐兹要胜过基亚里神父；加入共济会，传播犹太教神秘哲学，逼疯洛伦飒·玛德莱娜·博纳菲德公爵夫人。这些罪名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在这段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试图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己。这种事情的发生几乎是可以预料的。

他挥了一下笔，在外国人登记表上以龙飞凤舞的笔迹签下了“塞恩加尔”。官员往上撒了些沙子吸干墨水，靠到椅背上冷冷一笑。

“这，”他说，“不过是个形式，先生。你可以入境了。”

公爵的车就等在海关大楼门外。卡萨诺瓦找人照看自己的大小行李，吩咐一找到空车就随后跟上，然后接受了公爵的好意，搭上他的车去伦敦。现在天气暖和些了。他们脱下大衣，把玻璃窗的最上层拉开条缝，只开了一两英寸，以免被路上的尘土呛到。公爵是个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无论是在圣母院塔楼的叹息小径，还是这个风流时代任何一条声名狼藉的小巷里，卡萨诺瓦从没能让他大吃一惊过。公爵开始讲述肯特郡的历史，从史前一直讲到现代。卡萨诺瓦点着头，不时礼貌地惊叹一声，但他真正听进耳中的屈指可数。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窗外，在英国田野和森林的绿色漩涡中，在英国天空那引人入胜的澄净湛蓝之

中。他觉得这个宜人的田园式国家也许正是他想找的地方。在这里，他可以重获新生，将那些黎明前忧郁的不眠时分抛诸脑后。忘掉吧，那些不眠的夜晚，那感觉就像有怪兽般的大狗趴在他胸口上，冲他脸上呼气；也忘掉那些悲哀阴沉的念头，自离开慕尼黑之后，那种心境就像无法治愈的感冒般一直纠缠着他。

慕尼黑！在那里，他打出的每一张牌都领着他走向败局。那个年轻的舞者雷诺阿偷走了他的衣服和首饰，还把性病传染给了他。极度的疼痛。他发着高烧，在暴风雨里疯子般的大吼大叫。疾病让他痛苦，而医生们说着拉丁语，喝得酩酊大醉，拿着肮脏的手术刀，差点让他送命。最后，他靠着牛奶、清水和燕麦粥的严格禁食制度挺了过去。整整两个半月，眼前都是重影，牙齿都烂掉了。还有令人恐惧的分泌物。

逐渐地，他退化的肌肉恢复了健康，他又能空手握碎胡桃了。以旁人不经意的眼光来看，这次经历并没让他整个人有什么不同。但他私下怀疑过，在这场战斗中，自己到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从小打下的底子有多少就此消磨殆尽？有时候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倒塌了，就堆在他身上，地平线如止血带般扑面压来。他需要安静，需要一段静谧的时光来找回自己，找回安详和沉静。我正处于人生的鼎盛时期，他对自己说。这已经是他当天第三或第四次这么说了。但他为什么需要如此频繁地提醒自己？这让他觉得既奇怪又不安。